

域傳大月氏條云：

『初月氏爲匈奴所滅，遂遷於大夏，分其國爲休密、雙靡、貴霜、肸頓、都密凡五部翕侯。後百餘歲，貴霜翕侯丘就郤攻滅四翕侯，自立爲王，號貴霜王；侵安息，取高附地，又滅濮達、罽賓，悉有其國。丘就郤年八十餘死，子闔膏珍代爲王，復滅天竺，置將一人監領之。月氏自此之後，最爲富盛。』

據羽溪了諦大月氏諸王之年代表稱：丘就郤卽位於公元四十年，在位三十五年。闔膏珍卽位於公元七十五年，在位二十餘年，約當中國後漢光武建武十六年，至和帝永元七年。據中國史書所記，在光武及明章兩帝時，匈奴國勢尙強，嘗控馭西域諸國。及和帝之初，竇憲破匈奴，匈奴遠遁，而西域諸國又爲中國所撫有。在班超爲西域都護時，勢力擴展至葱嶺迄於縣度。（後漢書班超傳）由是言之，在和帝以前，大月氏勢力東迄罽賓而止，並未及葱嶺以東也。丘就郤時代，據其貨幣，嘗刻佛像於其上。又記有“Sachadnavma Thida”等字，譯言正法之保護者。（西域之佛教一〇〇頁，引堪林干氏語。）則丘就郤確爲佛教徒，疑此時或安息高附，罽賓之佛教，由丘就郤時傳入。但並不傳播至葱嶺以東。闔膏珍貨幣，刻濕婆神像，根本非佛教徒，更無傳播佛教事。故余疑漢和帝以前，西域人不奉佛教，蓋以此也。及安帝以後，朝威稍減，雖延光中一度恢復，但勢力不能遍及西域。而當時貴霜王朝之勢力，則反是。蓋自迦膩色迦王繼位以後，聲威遠播，恢復舊疆，並及葱嶺以東。大唐西域記迦畢試國條云：

『聞諸先志曰，迦膩色迦王，威被隣國，化洽遠方，治兵廣地，至葱嶺東，河西蕃維，畏威送質……。』

此說與後漢書疏勒傳稱「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，徙於月支，月支王親愛之」之語，隱相符合，必同記一事。時安帝元初中也。下文又云：

月支乃遣兵送還，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，又畏憚月氏，共迎臣磐，立爲王。後莎車亦叛于闐，屬疏勒，疏勒以強故，得與龜茲，于闐爲敵國。